



复旦
中华文明研究
研究专刊



感同身受

——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感官与感觉

董少新 编

非
外
借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中华文明研究专刊

感同身受

——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感官与感觉

董少新 编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同身受: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感官与感觉/董少新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8
(复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专刊)
ISBN 978-7-309-13864-1

I. ①感... II. ①董... III. ①文化交流-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7452 号

感同身受——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感官与感觉
董少新 编
责任编辑/史立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960 1/16 印张 20.75 字数 302 千
201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864-1/K · 670
定价: 6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CSCC)成立于2012年3月。中心以复旦大学人文学科为平台,旨在依托本校深厚的人文学术资源,积极推进国际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研究,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对话。我们知道,自明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以后,欧洲和北美,即所谓“西方”的学者对中华文明展开了持久而深入的研究,历来称为“汉学”(Sinology)。近年来,中国学者为了与清代“汉学”相区分,又称其为“海外汉学”。在欧美,学者为了区别传统的“Sinology”,又主张把现代研究称为“China Studies”(中国学)。ICSCC旨在促进中国学者与海外汉学家在中华文明研究领域内的国际交流,推动双方之间的对话与融通。

历史上,欧美汉学家有自己的旨趣和领域,他们的方法和结论,常常别开生面,新论迭出。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以外的国际学者早已跨越障碍,深入到中国文化内部;中国大陆的新一代学者也已经接续百年传统,回到国际学术界,与海外同行们频繁交流。但即便如此,海外汉学家和中国本土学者在很多方面,诸如文献整理、田野调查、新领域开拓以及方法论、世界观上仍然存在很大差异。海外学者所长,即为本土学者之短,反之亦然。有一种观点认为,本民族的文化,很难为另一种文化内的学者所理解。甚或是说:外国人必不能以正确的方式看待“他者”的文明。这种观点的不合理之处,在于用某种原教旨主义的方式堵塞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事实上,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现实中,人们都不只是生活在单一的文化中。东海西海,圆颅方趾,文化的特殊性是相对的,人性的共通性才是绝对的。为了达成对中华文明的正确理解,显然还需要中外学者坐下来,用对

话、讨论的方式作沟通与融合。无论如何，海外汉学家早已成为与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华人学者同样重要的研究群体，他们对于中华文明也有着独到的理解。“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本土学者加以重视，全单照收和简单排斥都是要不得的极端态度。

四百年前，明末“西学”翻译运动先驱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我们把明末的这句格言引申出来，作为中外学术交流中的“金科玉律”。中西方学者之间相互借鉴，即了解对方工作的真实意义和真正主张。立场不同，可阐发双方优长之学；视角各异，可兼收领域互补之效；观点针芒，实可在讨论之后达成更加充分的会通和融合。四百年来，明、清、民国的经学家、国学家，一直和欧美的传教士、外交官和“中国通”切磋学问，现代中国的儒学、佛学和道学，无一不是在与利玛窦、艾儒略、林乐知、李提摩太、李佳白、费正清、李约瑟等欧美学者的对话交流中，经过复杂的交互影响而形成的。离开了“西学”(Western Learning)和“汉学”(Sinology)的大背景，从徐光启、阮元的“新学”，到康有为、章太炎的“国学”，都不可理解。我们相信，学术领域此疆彼界的畛域之分，既不合理，也无可能。海外汉学(中国学)与中国本土学术并不冲突，所谓的主客之争，那种有你没我的势不两立，完全没有必要。

有鉴于此，ICSICC设立专项资金，面向海外，每年邀请国外优秀中青年学者访问复旦大学，与本校、上海地区以及全国各地的同行学者们充分交流。通过学术报告、小型工作坊、论文集和学术专著的编译出版等，构建访问学者与国内学者的全方位、多层次交流体系，促进海外汉学家与中国本土学者之间的互动。中心邀请来访的海外学者与中国学者合作，将他们主持的工作坊论文，经过作者本人的修改、增订，或由编者整理、翻译，结集出版，即为“复旦中华文明研究专刊”系列。我们希望藉此工作，展现中外学者精诚合作的成果，以饗学界。

前言

董少新

2014年12月初,我受邀前往埃克塞特大学演讲并商讨进一步合作事宜,其间先后与庄岳博士、可飞鲨(Kate Fisher)教授、科琳娜·瓦格纳(Corinna Wagner)教授以及当时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蒋薇等,讨论中西文化交流史(这里主要指中欧之间的交流)研究的理论、方法、问题和创新等。我们都感觉,中西文化交流史或者东西方文化交流史需要从更多维度和视角加以考察,需要更积极地引入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尝试突破原有的研究框架和边界。学术研究中,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是最难的,这不仅需要全面掌握一个领域的研究发展脉络,也需要熟知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方有可能使新的理论和方法落到实处,而避免成为空谈空论。从近百年的学术发展史来看,很多重大的理论突破或新的学术领域的开辟,往往都是两个或多个学科交叉的结果。于是,我们决定组织一次工作坊,邀请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一起探讨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以期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上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找到新的突破口。

从英国回来后,我与庄岳、蒋薇一直通过邮件商讨工作坊的主题。我们认为,与其定一个如“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这样的大题目,不如将主题聚焦到一个问题上来,围绕着这个问题从不同领域、不同视角展开讨论,或许更容易讨论出新东西。庄岳长期研究中国和欧洲的园林文化,其中涉及东西方视觉文化和审美观念的异同;我曾研究中西医学文化交流史,关注过中西文化传统中对人身五官、感觉的认知、观念和文化的异同,以及这两种文化在晚明相遇时的表现;近几年来,我也阅读了一部分艺术史、物质文化史和视觉文化史等方面的论著,对图像、视觉文化越来越有兴趣。在

各自研究的背景基础上,我们想,是否可以以“感官和感觉”为主题来组织召集这个学术工作坊?我向多位学者请教这一想法的可行性,孟华、夏伯嘉、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施静菲等教授在回信中均表示出兴趣,认为这是一个具有一定新意的想法。在获得他们的支持后,我们便正式将工作坊的主题定为“感同身受——近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感官与感觉”。

在欧美学界,感觉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of Senses)已经发展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它将感觉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从社会的角度和历史的角度的角度对其加以研究,历史学和人类学是感觉研究的基础。2014年,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康丝坦斯·克莱森(Constance Classen)教授牵头的六卷本《感觉的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出版,该书可谓西方感觉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截至目前,这一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不多,中国学界似乎也少有跟进。而在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学界,尚未关注和引入感觉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图像、器物的研究,也有学者从视觉文化(Visual Culture)的角度来研究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图像和器物,但这一研究属于艺术史—物质文化史—视觉文化史的发展脉络,而不是从感觉文化研究而来。当然,从艺术史发展而来的视觉文化研究和感觉文化研究中的视觉文化有较多的类似之处。另一方面,感觉文化这个较新的研究领域,以往也罕有学者介入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以比较不同文明体系中感觉文化的异同,探索不同感觉文化相遇的历史。我们这次工作坊,是将中西文化交流史和感觉文化研究两者结合起来的一次尝试。

人以五官认识外部世界,五官通过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而形成五种感觉,人的大脑加工感官传输而来的感觉信息形成印象、观念和指令,来指导人的行为。如果把这里的感知对象由“外部世界”换作“异域”,即可将“感觉文化史”引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一个文化传统区域的人对另一个文化传统区域的认知、印象和观念,也是通过耳听、眼看、鼻闻、嘴尝和体触来实现的。在欧洲人绝少来到中国、身临其境地观察感受中国社会文化的中古以前的时代,他们对遥远中国的模糊印象和粗浅认知主要源自道听途说以及辗转而来的少量中国商品。16世纪欧洲人经海路来到中国以后,中西

文化交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到中国，使中西文化交流由间接变为直接；来华西方人向欧洲反馈的有关中国的信息，数量和内容之丰富性、准确性较以前均有大幅提升；不仅如此，17 世纪以后，尤其是 19 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亲赴欧洲，改变了中西交流主要依靠欧洲商人和传教士的局面。

也正因为如此，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有着丰富的感官感觉史内容。丝绸被大量销往欧洲，成为王公贵族的奢侈品，难道不是因为其丝滑、华美、轻盈的品质吗？更为大宗的外销瓷器（当然也包括漆器），不仅以其外观（器型、纹饰、色彩、光泽）吸引着欧洲人的目光，也以其装饰功能和实用性改变了欧洲人的家居面貌和饮食习惯，其华润的质地也让人禁不住想用手触摸。从感官、感觉的角度来看，茶又何尝不是一种气、味兼具的商品呢？而那些有关中国的图像，无论是肖像画、服饰、园林、建筑、景观等，在欧洲都曾经有广泛的流传；欧洲舞台上上演的《中国孤儿》《图兰朵》等中国主题戏剧，更是五官的综合体验。在双方交流的另一个方向上，欧洲人带来的西洋画（包括西洋解剖图）在中国所产生的视觉冲击，望远镜、显微镜、眼镜等对中国人视阈的扩展、视觉能力的提升，西洋机械钟表对中国传统计时体系和观念的改变，其他如西洋乐、香水、洋酒、洋服，特别是 19 世纪以后陆续传入的西洋科技产品，无不改变着中国人的五官体验，从而改变了中国人的习俗乃至观念。除了这些实物外，早在明末，西方天主教神学体系下的感官感觉知识已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例如艾儒略《性学述》、毕方济《灵言蠡勺》、邓玉函《人身说概》、赖蒙笃《形神实义》等，虽然这些知识在华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评估，但其与中国儒家思想、传统中医文化乃至传入已久的佛教思想之间的相遇和碰撞，确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内容。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这些内容，以往学界并不是没有研究，某些问题甚至已被研究得很深入。那么，引入感觉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是否有助于提升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呢？如何将感觉文化研究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中西交流史的研究中？反过来，这些文化交流内容，能否为感觉文化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呢？中西文化交流领域的理论方法对感觉文化研究是否也有借鉴的价值和意义？这便是我们这个工作坊要深入讨论的核心议题。

2015 年 5 月 16—17 日，来自中国大陆、英国、中国台湾、比利时、法国和

加拿大的 16 位学者齐聚复旦大学，共同探讨感觉文化与中西文化交流两个学科领域的交叉与互鉴问题。每位学者以各自论文为基础，从学理、方法、视野、材料等方面作了阐发和讨论，与会学者在会后对各自论文又作了大幅修订。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部论文集，就是由各位学者会议论文经修订和翻译后汇辑而成的。遗憾的是，由于篇幅所限，工作坊过程中学者们的精彩讨论虽已整理成文字稿，但无法编入本文集了。与会者中，钟鸣旦先生和蒋薇博士的会议论文因有他用而未收入，但我们也有幸得到埃克塞特大学约翰·威尔金斯教授的授权，收入他的相关论文一篇。在这 15 篇论文中，有 7 篇原文为英文，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研究生和博士后译为中文。全书由编者统稿编次，尽量统一体例，并对明显的文字疏漏作了订正。因部分论文所讨论的时段超出“近代早期”，所以本论文集标题改为“感同身受——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感官与感觉”。由于编者学识有限，全书一定还存在不少需要改善之处，祈请学界批评指正。至于本论文集是否达到了工作坊的预期目标，是否对学界在理论方法上有所启发，我想还是请读者亲自细读各篇论文吧。

最后，我们要向主办此次国际工作坊的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表达诚挚的谢意。本书的出版亦由该中心资助。本次工作坊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埃克塞特大学文学院合作的成果之一，这里也向这两个学术单位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同时希望双方的合作继续结出硕果。

董少新

2017 年 9 月于复旦大学

目录

1	前言
1	大卫·豪斯 作为感觉交流的文化交流：感觉研究中的中西文明相遇
18	孟 华 法国 18 世纪“景德镇神话”何以形成——一个感觉史意义上的中法文化交流的个案
40	科琳娜·瓦格纳 从瓷器到人：视像、感觉、艺术和医学
66	约翰·威尔金斯 盖伦论味觉与嗅觉
75	布兰登·加拉赫 灵性感知传统的延续和转变
98	顾卫民 16—17 世纪耶稣会传教艺术中的天使的形象
125	董少新 “黑睛小眼”与“碧瞳深目”的对望以及关于眼睛的审美
141	赖毓芝 知识、想象与交流：南怀仁《坤輿全图》之生物插画研究

183	潘夏梨	技贯中西：乾隆宫廷西洋画师王致诚(1702—1768)作品中的文化交流
196	白若思	17—18 世纪中国艺术在俄国与俄国中国风的特点
227	施静菲	全球史视野下的“西洋”多层木套杯与跨文化的清宫
274	夏伯嘉	明末清初在华传教士的饮食内容
281	何安娜	“美味之盐”：近代早期酱油传入欧洲史
295	可飞鲨 乐怀璧	19—20 世纪英国对中国性实物的收藏及其文化的解读
312	庄岳	痰嗽之声：“通过仪式”与“社会戏剧”
320	作者简介	

作为感觉交流的文化交流：感觉研究中的 中西文明相遇

大卫·豪斯
陈玉芳 译

对感觉研究(Sensory Studies)^①来说,两个文明的第一次相遇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聚焦点。通过探索文明相遇之初对方的习性和审美,可以揭示文明各自的感觉秩序(sensory orders)的大体轮廓,并能深刻理解认知的文化权变。

本文第一部分介绍感觉研究的形成,强调感觉研究在历史学和人类学中的发展。第二部分从考古学角度讨论中国和西方的感官认知,集中分析中国的战国时代和西方的古典和中世纪时代。第三部分挖掘两个文明对宇宙、自我和社会思考的感觉基础,并以此为基础分析近代早期文化交流中的感觉交流,集中讨论商品作为两个文明之商业、思想和艺术交流对象的感觉特性。

一、感觉研究的领域介绍

感觉研究需要用文化方法来研究感觉,同时也需要用研究感觉的方法

① 编者注:对于中国学界而言,Sensory Studies 还是一个比较新的学术领域,这个名词也还没有固定的译法。该领域主要从历史、文化和社会角度探讨人的感官和感觉,其中从历史和文化角度研究感官与感觉的分支领域,被称为感觉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 of Senses)。我们将 Sensory Studies 译为“感觉研究”而不译为“感官研究”,以与生理学和医学上的感官研究相区分,但“感觉研究”中也包括历史、文化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感官研究。

来研究文化。感觉研究注意到感觉的社会性,挑战了心理学在感觉研究和感觉认知领域的长期垄断地位。历史学和人类学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基础学科。然而,感觉研究也包括其他许多学科的知识。在过去几十年里,各个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转向感官感觉的研究。

历史学和人类学介入感觉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尽管之前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里也出现了各种感觉研究的前奏。例如,在《野性的思维》(*The Savage Mind*, [1962] 1966)中,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引入“具体的科学”(science of the concrete)这一概念,也即,有关“有形的特性”(tangible qualities)的一门科学。“有形的特性”是所谓的传统社会分类体系特有的,与现代物理的抽象性相反。他在《生食和熟食》(*The Raw and the Cooked*, [1964] 1970)里试图破译印第安人神话的“感觉密码”。对感觉意象的分析也是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罗达·梅特劳(Rhoda Métraux, 1957)研究文化的方法^①。

在历史学领域,转向感觉研究的先驱者有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和吕西安·费弗乐(Lucien Febvre)。赫伊津哈在《中世纪的秋天》(*The Autumn of the Middle Ages*, [1919] 1996)里揭露了中世纪晚期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情感”。他受到荷兰的文学体裁 Sensitivism 的启发^②。费弗乐在他有关 16 世纪法兰西心理的经典著作《拉伯雷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Rabelais*, [1942] 1982)的结尾提到,16 世纪更注重气味和声音而非视觉,并提议“对不同时期的思想的感觉基础展开一系列有趣的研究”^③。

法国社会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的著作对历史学领域的“感觉的转向”十分重要。与费弗乐和年鉴学派的“心态”(mentalities)研究以及福柯和后结构主义者的“话语”研究不同,科尔班着手书写一部“可感

① 参见 David Howes, *Sensual Relations: Engaging the Senses in Culture and Social Theo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chapter 1.

② 参见 Frank Ankersmit,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19-139.

③ 详见 Constance Classen, “The senses”, in P. Stearns ed., *Encyclopaedia of European Social History*, vol. IV,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2001.

觉到的历史”^①。“可感觉到的”(sensible)这一术语大致等同于英语里的“the sensate”或“the perceptible”。

科尔班的《恶臭与芳香》(*The Foul and the Fragrant*, [1982] 1986)探讨了19世纪法兰西有关气味的社会生活。十年后科尔班又著成《乡村的钟声: 19世纪法国乡村的声音及含义》(*Village Bells: Sounds and Meanings in the 19th Century French Countryside*, [1994] 1998)。其间,他在《历史和人类学的感觉研究》(*Histoire et anthropologie sensorielle*, [1990] 2005)这篇文章里开启了感觉研究与人类学的对话。文中提出许多有关感觉研究方法论的精准言论。例如,科尔班呼吁我们“要考虑到习性(habitus),这可以确定可感觉的和不可感觉的之间的界限,甚至要考虑决定什么可以说和什么不可以说的标准”。他也强调了“混淆感觉运用的事实和观察者判断的感觉运用的画面”的危险^②。换句话说,书写感觉历史的关键是要“感觉”书面材料的“字里行间”。

加拿大文化历史学家康丝坦斯·克莱森(Constance Classen)的开创性研究确定了感觉人类学和感觉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她在《印加宇宙论与人体》(*Inca Cosmology and the Human Body*, 1993a)里研究了在西班牙殖民时期,印加人如何通过肉体的和感觉的隐喻来理解世界。她在《感觉的世界: 历史和跨文化里的感觉研究》(*Worlds of Sense: Exploring the Senses in History and Across Cultures*, 1993b)、《天使的颜色: 宇宙论、性别和审美想象》(*The Color of Angels: Cosmology, Gender and the Aesthetic Imagination*, 1998)以及《香: 嗅觉的文化历史》(*Aroma: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Smell*, Classen et al., 1994)里继续对一系列的感觉类型和实践展开研究。同一时期,克莱森受托写了一篇关于感觉的人类学的纲领性文章^③,还有一篇是关于感觉的历史^④。她在接下来的研究里探讨了例如触

① 参见 Alain Corbin and G. Heuré, *Historien du sensible. Entretiens avec Gilles Heuré*, Paris: Editions la Découverte, 2001.

② Alain Corbin, “Charting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 in D. Howes ed., *Empire of the Senses*, Oxford: Berg. ([1990] 2005), pp.135, 133.

③ Constance Classen, “Foundations for an Anthropology of the Sense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153(1997), pp.401-412.

④ Constance Classen, “The senses”, in P. Stearns ed., *Encyclopedia of European Social History*, vol. IV,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2001.

觉和知觉如何塑造了从中世纪到现代文化的转变等方面的问题。^①

另一部较早的有关感觉历史的力作是人类学家悉尼·明茨(Sidney Mintz)的《甜味与权力》(*Sweetness and Power*, 1985)。这本书追溯了一种味道——蔗糖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明茨揭示了资本主义蔗糖贸易的兴旺繁荣,对蔗糖种植园的非洲奴隶造成的巨大痛苦;蔗糖如何通过在水和咖啡里的使用渗入英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如何最终被认定成危害健康的东西(这是极具讽刺的扭曲,蔗糖一开始被吹捧成万灵药)。《甜味与权力》在刚刚兴起的感官历史领域里开辟了一个研究和书写某种特定感觉或者可诉诸感觉的物质的空间。这一研究分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迅速发展,出现了诸如香料社会史^②、盐的社会史^③、巧克力社会史^④、颜料社会史^⑤、香水社会史^⑥等研究话题。

感觉史研究一般围绕特定的感觉和民族展开,例如《第二种感觉:从古代到17世纪的听觉与音乐评判》(*The Second Sense: Studies in Hearing and Musical Judgment from Antiquity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991)或《低垂的眼睛:当代法国思想里对视觉的诋毁》(*Downcast Eyes: 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Contemporary French Thought*, 1993)。然而,近年来出现这样一种研究兴趣,将感觉器官作为一种历史形成,塑造对感觉器官较为综合的、多感觉的、比较的或者跨国家的理解。从露易丝·温格(Louise Vinge)的《五种感觉:文学传统的研究》(*The Five Senses: Studies in a Literary Tradition*, 1975)、克莱森的《感觉的世界》(*Worlds of Sense*, 1993)、段义孚的《光怪陆离间》(*Passing Strange and Wonderful*, 1995)以

① Constance Classen ed., *The Book of Touch*, Oxford: Berg, 2005; Constance Classen, *The Deepest Sense: A Cultural History of Touch*,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2.

② Wolfgang Schivelbusch, *Tastes of Paradise: A Social History of Spices, Stimulants and Intoxicants*, New York: Pantheon, 1992; Herman Pleij, *Colors Demonic and Divine: Shades of Meaning in the Middle Ages and Aft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③ Mark Kurlansky, *Salt: A World History*, N.Y.: Walker & Co., 2002.

④ Carol Off, *Bitter Sweet: Investigating the Dark Side of the World's Most Seductive Sweet*, Toronto: Random House, 2006.

⑤ Victoria Findlay, *Colour: Travels through the Paintbox*,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2002.

⑥ Holly Dugan, *The Ephemeral History of Perfume: Scent and Sens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1.

及乔纳森·李(Jonathan Rée)的《我看见一个声音》(*I See a Voice*, 1999)可以首先看到这样一种综合的方法。罗伯特·尤特(Robert Jütte)的《感觉的历史: 从古代到网络时代》(*A History of the Senses: From Antiquity to Cyberspace*, 2005)和马克·史密斯(Mark Smith)的《感受过去》(*Sensing the Past*, 2007)问世之后,这一趋势得到加强。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的《感觉的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尤其需要注意。这部著作由康丝坦斯·克莱森(Constance Classen)领衔,共有六册,探讨了古代^①、中世纪^②、文艺复兴时期^③、启蒙时代^④、19世纪^⑤和20世纪^⑥的感觉历史。每册由九个章节组成,每章探讨了某个具体的文化领域,如媒体、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科学、医学、市场、城市和社会的感觉生活。这种以文化领域为基础的方法使得这一研究对每个具体时段以及跨时段的感觉之间互异的阐释和相互作用形成更为全面的感受。

二、人类学角度的中西感觉认知

感觉得到构建,但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时段也有不同。或者换句话说,可感知的是文化的和政治的。因此,当我们考察感觉的含义和用法时,“我们发现历史上的或者跨文化的各种有效的感觉符号。视觉可能会和理性或巫术联系在一起,味觉可能会用来隐喻美学歧视或性体验,一种气味可能意味着圣洁或罪恶、政治权利或社会隔离。这些感觉的含义和价值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感觉模式,社会成员根据感觉模式来感受世界,或者将感觉认知和

① Jerry P. Toner ed.,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 in Antiquity, 500BC - 1000AD*, London: Bloomsbury, 2014.

② Richard Newhauser ed.,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 in the Middle Ages, 1000 - 1400*, London: Bloomsbury, 2014.

③ Herman Roodenburg ed.,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 in the Renaissance, 1400 - 1650*, London: Bloomsbury, 2014.

④ Anne Vila ed.,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1650 - 1800*, London: Bloomsbury, 2014.

⑤ Constance Classen ed.,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 in the Age of Empire, 1800 - 1920*, London: Bloomsbury, 2014.

⑥ David Howes ed.,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 in the Modern Age, 1920 - 2000*, London: Bloomsbury, 2014.

概念翻译成一种特定的‘世界观’。这种感觉模式可能会面临社会内部的挑战,如带有不同的感觉价值的个人和群体。然而,这种模式将提供一种基本的范例,或被接受或被拒绝”^①。

了解某个特定社会的感受模式的第一步是要确定感觉是如何被分类和分等级的。感觉有五种,并且每一种都有它适当的范围,这种观点是西方思想中常见的。不过,一开始的分类缺乏统一性^②。例如,柏拉图将视觉、听觉和嗅觉列为一类,忽略了味觉,而且仅提到冷热这些知觉(虽然不是触觉)。他还列举了愉悦、不安、渴望和恐惧这些感觉。到亚里士多德时,我们才有了标准的五类分法,但这不仅是由人体结构的“事实”决定的,也是出于宇宙论的考虑。亚里士多德设定感觉和自然元素有一种本质上的关系:水(视力)、空气(声音)、火(味道)、土(触觉)以及第五元素或者说以太(嗅觉)。亚里士多德坚称存在而且只存在五种感觉,同时也认为存在一种“总觉”(common sense),负责协调释放其他五种感觉^③。

简·吉尼(Jane Geaney)的研究表明,我们可以从中国战国时代的哲学环境中找到感觉的五分法。但是,就像在希腊古典时代一样,中国的战国时代有许多有关身体器官或者情绪状态是否被看作感觉的不同观点。大部分的感觉分类里包括目、耳、口、鼻和体(或“形”),一些分类还包括“信任、敬畏、和平的”,或者少一种上面提到的感觉器官^④。有趣的是,由于古代中国国家高度官僚化,在接受范围最广的感受模式里,这五种感觉又被描述成五位官员,而“心”是统治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⑤“心”和亚里士多德的“总觉”明显类似。然而,由“心”生发的思考和情感的合一在西方传统中却是分开的,

① Constance Classen, “Foundations for an Anthropology of the Sense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49, no.153 (1997), p.402.

② Constance Classen, *Worlds of Sense: Exploring the Senses in History and Across Cultures*, London: Routledge, 1993.

③ David Howes ed., *The Sixth Sense Reader*, Oxford: Berg, 2009, p.17.

④ Jane Geaney, *On the Epistemology of the Senses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pp.16-17.

⑤ Jane Geaney 引 Xunzi 《荀子》,见 *On the Epistemology of the Senses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 p.19.